

早餐

7A 梁志偉

每日當太陽光從玻璃窗射入第一張餐桌時，他便揸着一肩的晨光，踏入這間小小的餐室，如常地——混和了咖啡和牛奶，加上糖，抽出一根香煙，在玻璃窗邊吐出了一個、又一個的白圈，望着窗外，時針將近十時的時候，他便會緩緩地站起，摟着大衣，戴上帽子，往門外走出去。

漸漸地，我留意到他，每天我都先泡好一杯溫熱的咖啡牛奶，細心地計算着糖分的含量，作為我這一個不起眼的小員工為客人可以做的一番心意。他開始習慣每天那杯糖分經過刻意減少的咖啡牛奶，習慣走時有人代為把大衣、帽子拿近，他每次都帶着一個像是欲言又止的表情，然後拋下一個笑容和一句謝謝，便轉身離去。

一日又一日地，他出現在同一個時段，同一張桌子，同樣地要一杯咖啡牛奶，抽一根香煙，同樣地在我手上接過大衣和帽子，同一個笑容和一句謝謝，以及同樣的、別過後匆匆消失的背影。

我開始不滿足於他那一個木訥的表情和說話，一杯被我撞倒的咖啡牛奶，便成功使我與他打開了話匣子——「對不起，先生，真的十分抱歉。」我用抹布抹去他身上被咖啡牛奶飛濺而留下的污跡。他像我想像一樣，沒有大動肝火，而是溫文地說了句不打緊，他顯然是記起了我每天為他遞上衣物的事，並不怪我。我暗自開心了好一陣子，以後的每天，我都主動向他打招呼，然後待他微微點了點頭，才端上那杯咖啡牛奶。我發覺，我在他心中有了地位，有了空間。

為了測試我的地位，我特意在今天冷落一下他，觀察他的反應。他望着未混和的牛奶和咖啡，遲疑了一下，然後——他將咖啡倒入杯中，把牛奶滲入那杯咖啡，將大量的糖放入咖啡牛奶中，用小湯匙攪動，喝下咖啡牛奶後便放下杯子，沒跟我說一句話，點燃一根香煙，用煙吹起煙圈，然後把煙放進煙灰缸，仍沒跟我說一句話，沒有看我一眼，十時了，他站起，走過去把帽子拿起戴在頭上，穿上他的雨衣，然後他走了，在雨中沒說一句話，沒看我一眼，只有那更加默然、冷淡的身影，我用手掩住我的頭，哭了起來。

我終於明白到，我和他在這個世界接合的那一點，便是那一日又一日，在同一個時段，同一張桌子上，我送上同樣的一杯咖啡牛奶，看着他抽那根香煙，然後他在我手上接過大衣和帽子，拋下一個無意義的笑容和一句冷漠的謝謝，以及同樣的、別過後匆匆消失的背影。

——僅此而已。

（作品根據法國普雷維爾《早餐》一詩改寫）